

浮生岁月 ·

不借青山作主人

李炎

一、信阳车站的夜色，像一杯隔夜的毛尖，涩里回甘

我拎着行李出站，司机们围上来，嘴里喊着“南湾湖”“鸡公山”“波尔登森林公园”，仿佛那几处山水是他们私藏的钥匙，只要付50元车费，便可借我一用。我笑笑摇头，心里忽然蹦出一句没来由的话：不借青山作主人。

二、青山想做人，人却不想做山，这是信阳最有趣的对峙

海拔800米的鸡公山，清末被洋人圈成“云中租界”，红瓦别墅、洋名遍山；人走楼空，苔封拱窗，山风仍带楚语，却再没人记得那些借来的名字。青山方悟：名字也能被掠，失主反成客。此后它不轻易出借。抗战时，李先念将新四军五师司令部设于山腰，以松涛为障，云雾为台，热血与山脊短暂互借；枪声息，青山仍独对长空。

三、信阳人喝茶，喝的是“不借”

凌晨5时，露水未干，指尖一捻，一叶一芯，俗称“枪旗”。采茶女腰间挂竹篓，嘴里哼《采茶调》，调子从南北朝一路哼到今天。茶商来了，举着直播架喊“家人们，把信阳的春天带回家！”姑娘们低头不理，车速反快——她们知道，只要稍慢一步，茶叶便会被“借”成流量，再被流量“借”成9块9包邮。炒茶师傅更倔：铁锅240℃，徒手翻炒抖散团揉，3分钟清香盈屋。劝用机器，他白眼回绝：“机器借得走火候，借不走手心那口汗。”一句话把“不借”烙进叶脉。我蹲

在锅边，看青叶蜷成雀舌，方悟：信阳毛尖之所以不能复制，是因为每片叶子都藏着一只拒绝被借贷的手掌。

四、南湾湖的水，也拒绝被借

600里碧波、60余岛似散珠，却被隐形“楚弦”串起。楚弦是什么？是屈原放吟的“沅有芷兮澧有兰”，是孙叔敖修芍陂的“水德含章”，是信阳人淘米洗菜时顺手撒给鱼群的一把剩饭。10年前，有外资想租下湖心岛，建“地中海俱乐部”，图纸都画好了：白帆、游艇、人造沙滩。村民闻讯，把渔船横在码头，3天3夜不撤。谈判那天，一位80岁的老妪拄着拐杖上岸，只说了一句话：“水是我镜子，镜子不能租给外人照。”一句话，把项目“照”得粉碎。如今岛上依旧只有野橘与白鹭，湖水依旧清到能数得准一条鳊鱼有几片鳞。我坐船掠过水面，阳光碎成万两银子，却没人伸手去捞——信阳人早把“不借”写进了湖底：能看不能带走，能留影不能留名。

五、山水被借得最狠的一次，是“乡愁”

每年清明节，高铁站出口都会涌现一批“豫籍深漂”“楚裔沪漂”，他们拖着行李箱，箱里装着给祖先的纸钱，也装着给自己预留的“乡愁套餐”：两斤青尖、一袋南湾鱼、一罐潢川甲鱼酱。回到城市，把茶送领导，把鱼送客户，把酱留给自己，深夜拌一碗面，发条朋友圈：“故乡的味道。”故乡于是被借成一张邮票，贴在城市的信封上，邮戳是“信阳毛

尖地理标志产品”。可有谁问：山水肯不肯？鸡公山腰有棵千年银杏，树干裂成三瓣仍不倒。树下是当年洋人别墅的废游泳池，池底长满野杜鹃。我踩着落叶绕树三圈，忽然听见“咚”一声一枚硬币从游客指尖滑落，滚到我脚边。抬头看，树枝挂满了红绳，绳尾系着“求事业”“求姻缘”“求上岸”。那一刻，我真替青山脸红：它竟被借成一座露天银行。我把硬币踢回池底，轻声补一句：不借青山作主人，也不借主人成青山。

六、信阳的人文，是“不借”的集句

司马光生光山，“砸缸”成了全国教材，却无人敢在信阳建“砸缸体验馆”，因为信阳人懂：真机智一次就够，反复表演是拿历史开涮。春申君墓在潢川县油菜花畔，有人想围园售票，村民一句“黄歇若见坟头变打卡点，怕要再气死”便噎回。连信阳菜也拒外借：鱼头离了南湾水、鹅块离了商城米酒，就像楚辞译白话，韵脚存而魂已失。

写这篇杂文，我也在“借”——借青山、借毛尖、借一湖不肯上岸的水。写到末尾，必须撕掉借条。山水与人最体面的关系是“互望”：山望人，人望山，中间留一条楚弦，让风通过，让鸟投林，却不许谁越界称主。收笔再念题目：不借青山作主人。暮色里鸡公山隐去，像咽下的方言。我转身进站，票根印着“信阳东”。山不送不留，只把“不借”塞进我口袋，让我带到远方，再原封不动还回去。

诗品时空 ·

临江仙

悼杨振宁先生

江声中

辰落长天风咽泪，神州痛失鸿梧。
一生薪火照穹庐。攻坚破惑，智烛破幽途。

曾挽界河归故国，甘滋科苑霜芜。
丹心映日耀青书。忠魂远去，千古奠贤儒。

霜降

杨世初

季候迎来霜降归，山川入画醉心扉。
蒹花似雪随风舞，红透枫林染翠微。

诗意重阳

余彤彤

风从北方徐缓而至
轻抚着故乡，轻抚着这片熟透了的土地
晴空映照，山川静远，秋野纯净
岩上奔跑的松鼠，展示庄稼的惬意与舒爽

以节日的仪式感，去郊游，去登高望远
怀想春播，思绪滴落在收获的喜悦中
菊香里吟诗，仿若青春萌动
谁在低话，惊喜于诗魂成秋，瓜果传情

此刻，树林弹琴，黄叶浅唱
怒放的是秋霜浸染的梦想，以及漫山的菊香
重阳是深情的，惆怅是希望的萌芽
这片熟知的故土，以耕耘厚重生命

乌桕树、柿子树、油茶树，春光不舍
鹅黄肥绿的姿势依然是迎来二月早春
从苍翠欲滴到九月斑斓
季节的脚印，历练出金色的铺陈

节日里，总有一种氛围让人遐思
你在哪儿，我心中的菩提就长青在哪儿
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
大步故乡的土地，沿途已把期盼种下

活在灵魂里的乡情

姜舟林

烦躁如影随形，每个人都会遇到
破解的法子，回老家看看，换一种心境
路面宽了平了，那棵老柳立在桥边
向我打招呼的，还有一丛丛野菊花
村庄破败，见不到炊烟，也听不到犬吠
仿佛从山上与仙人对弈归来，熟识的人
在地里忙着农活，或睡在地下不醒
院墙坍塌，桂花已凋，几间土坯房子
在西风中瑟缩，房前池水映着我的白发
挂在墙上的那把镰刀，锈迹斑斑
像一弯沉默的上弦月，带着古朴的冷光
那年，脆嫩的手打出血泡，啃噬
岁月青葱，父亲说，要握紧刀把儿
麦浪中游弋，命运与汗水对话
仿佛看到母亲在村口等我放学归来
拉着我的手说，儿啊，饿坏了吧
泪水夺眶而出，我抬手擦拭，脸上仍有露珠
亲情、乡情，岁月无法磨灭的印记

小小说 ·

秋雨，往霉处去了

王济川

收废品的三轮车在巷口第三次倾倒时，王磊低低骂了一声。车斗里的纸箱子翻倒大半，混在秋雨中淋得透湿，连带着车身都往积水深处坠，仿佛有只无形的手在底下拖拽。

这场雨已经下了近两个月。先是王磊存货的棚子漏了雨，大半纸箱子和塑料瓶潮得卖不上价；接着是秤砣掉进水沟，捞上来时裹着泥，准头差了半截；今早更添堵，刚收满半车废铁，半道被城管拦下，说他占道经营，罚了200元。

“真是秋雨往霉处去……”他蹲在路边抹了把脸，雨水混着汗往下淌。巷子里的老墙根发了霉，青黑色的菌斑顺着砖缝蔓延，像给墙敷了层斑驳的面膜。

不远处的垃圾桶旁，一只淋透的流浪猫瞥见他，嗖地钻进更暗更潮的角落。

王磊叹了口气，刚要起身扶车，身后传来“吱呀”的开门声。住巷口的苏婆探出头，手里拎着个布袋：“小王，进来躲躲雨吧。”

他本想推辞，可雨势实在太急，砸得雨伞噼啪作响。跟着苏婆进屋，一股淡淡的中药味混着陈旧的潮气扑面而来，倒比外面暖和些。屋里窗台上摆着几盆多肉，叶片肥厚水润，竟没受半点霉气侵扰。

“这花养得真好。”王磊忍不住赞叹。苏婆笑了，给他倒了杯热水：“前阵子也发过霉，我把烂叶剪了，挪到窗边通风、透透气，慢慢就缓过来了。”她指了指墙角，“之前那堆旧书也潮了，我一本本擦干净，翻开晾着，现在好多了。”

王磊顺着看去，果然见墙角的旧书摆得齐整，书页间夹着晒干的梧桐叶。正愣神时，苏婆把布袋递过来：“这里面是我儿子不用的雨衣和胶鞋，

你试试，比你那破伞管用。”

他推辞不过，接过来一看，雨衣是新的，胶鞋尺码也合脚。出门时雨小了些，风里依旧裹着潮气。他试着蹬了蹬三轮车，胶鞋踩在踏板上稳当得很，车把也不像先前那般沉。路过垃圾桶时，那只流浪猫竟跟了上来，轻轻蹭着他的裤腿。

一人一猫走在巷子里，王磊忽然想起苏婆的话。他转头看老墙根的霉斑，在雨水反复冲刷下，竟有几处淡了些。或许，秋雨从不是往霉处去，是霉气藏不住了，才借着雨势显出来。等雨停了，风一吹，太阳一晒，那些糟心事说不定就像墙上的霉斑，慢慢淡了。

他把猫抱上车斗，踩着胶鞋往废品收费站行去。雨丝斜斜落下，打在雨衣上，再没渗进半分。他抬头望了望天，心里笃定：阳光总会升起，好日子总在后头。